

墙里墙外

QIANG LI QIANG WAI

俄语文学论集



刘文飞 著

.206

中央编译出版社

墙里墙外

—— 俄语文学论集

刘文飞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刘文飞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1

ISBN 7-80109-199-X

I. 墙…

II. 刘…

III. 文学评论-俄罗斯-文集

IV. I51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839 号

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78 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00 册

定 价:16.00 元

墙里墙外

刘文飞 著



俄语文学论集

责任编辑：柴方国

版式设计：尹 珺

封面设计：田 晗

目 录

1	从一句误译的台词谈起
7	谢苗诺夫短篇小说的风格管窥
16	复归的古米廖夫
24	论苏联 20 年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67	80 年代的苏联诗歌
78	屠格涅夫的早期抒情诗
93	论布罗茨基的诗
111	“执着于人的崇拜” ——梅热拉伊蒂斯简论
124	电脑批评:文学作品的数字研究 ——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谈起
135	心笺·情书·诗简 ——《三诗人书简》译后
146	论俄国象征诗派

165	时代呼唤它的艺术代言人 ——“维索茨基现象”的思考
173	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
189	一本最完备的布罗茨基的书 ——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204	诗的漂流瓶 ——布罗茨基和曼杰利什坦姆
225	墙里与墙外 ——读《晚期苏联文化》
234	读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命运》
243	永恒的普希金 ——《普希金全集》总序
259	《哲学书简》：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
278	另一种《圣经》 ——序《生活之路》中译本
285	后记

从一句误译的台词谈起

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1903—1904)第四幕中,即将离家而去的安尼雅和特罗菲莫夫有两句点题性质的对话,原文如下:

Аня: Прощай, дом! Прощай, старая жизнь!

Трофимов: Здравствуй, новая жизнь!^[1]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两本《契诃夫戏剧集》中,这两句台词的译文分别是这样的:

安尼雅:永别了,家! 永别了,旧生活!

特罗菲莫夫:新生活万岁!^[2]

墙 里 墙 外

安尼雅：永别了，我的房子！永别了，我的旧生活！
特罗费莫夫：万岁！新生活！^[3]

这里，特罗菲莫夫那句台词中的 здравствуй 均被译为“万岁”。我们认为，这样的翻译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首先，здравствуй 一词并无“万岁”之意。查苏联科学院所编的《俄语词典》、奥热戈夫的《俄语词典》及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等，知 здравствуй 只有两层含义：1. 见面时的招呼用语，相当于“你好”之类；2. 表示惊奇、不满等的叹词，近乎“真是”等。契诃夫在这里用的是第一层含义。

其次，通常我们可呼之“万岁”的人或物，应是先存于世的。在契诃夫写作《樱桃园》的 1903—1904 年，俄国的“新生活”无疑尚未出现，而不存在的东西似乎是不便被喊“万岁”的。

很可能，《樱桃园》的译者们是将 здравствуй 和 До здравствует!（万岁）这同一个词两种不同的变化形式混淆了。特罗菲莫夫那句台词正确的译文应该是：

“你好，新生活！”
或：“欢迎你，新生活！”

一本厚厚的戏剧译文中难免有一、两句台词译得不太准确，这也无伤大雅，原本不该挑剔地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但这句台词很重要，它的原文在苏联广为传颂，被认作是契诃夫的名言。然而在我国，由于人云亦云的转抄，以讹传讹的流传，使得契诃夫“欢迎新生活”的名言改头换面为

从一句误译的台词谈起

“新生活万岁”了。“新生活万岁”被认为是契诃夫喊出的“时代的最强音”，出现在许多关于契诃夫的论文、译作、专著和有关的辞书中（例见《契诃夫传》、《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卷〉等书）。推翻“新生活万岁”这句“约定俗成”的台词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正确地理解“Здравствуй, новая жизнь!”这句台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契诃夫的思想和创作。

“欢迎新生活！”和“新生活万岁！”，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感情到底不完全一样。对“新生活”表示“欢迎”的，可以是热情的旁观者；而敢于高呼其“万岁”者（且是在它正在来临之际），则必定是“新生活”的战士了。基于契诃夫当时的世界观及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我们认为，契诃夫也难以喊出“新生活万岁！”的口号。

诚然，与其同时代的某些作家相比，契诃夫的思想无疑要进步得多。在驳斥“契诃夫没有世界观”的荒谬论调时，高尔基断言：“契诃夫却有着比世界观更多的一些什么东西，——他拥有他自己特有的对生活的看法，因此就站得比生活更高。”^{〔4〕}的确，契诃夫的世界观是远远高出于那些绝望的知识分子、庸俗的小市民的世界观的。他目睹现实的黑暗，以文学为武器，无情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丑恶，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创作《樱桃园》时的契诃夫，是站在他自己的思想顶峰上的。但是，契诃夫毕竟没能攀上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的思想顶峰。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1883）成立已近20年了，列宁的革命活动也早已展开。远离革命斗争的契

诃夫却看不到这些,“我国的城市生活中,既没有厌世主义,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更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运动,有的只是停滞、愚蠢、无能……”^{〔5〕}这便是他当时的感觉。契诃夫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使得他不可能清楚地看到俄国社会的出路和争得“新生活”的途径。对即将来临的大革命、新生活,他有的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预感、热情的憧憬而已。

在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泛滥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契诃夫和柯罗连柯等一起,在创作中坚持、捍卫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有独特的地方,如其晚期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所洋溢的乐观情绪等,但他毕竟没能越出现实主义的雷池。像所有的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揭露批判了社会的阴暗面之后,契诃夫也未能指出社会罪恶的根源,揭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没能给俄国社会开出一剂良方。盛赞契诃夫的卓越创作将现实主义推向极致,以致“杀死”、“埋葬”了现实主义的高尔基,同时也因契诃夫的作品中缺少光明的、使人感奋的东西而颇有些遗憾。早在 1901 年,高尔基就在《小市民》一剧中将新生活的统治者——无产者尼尔推上了舞台,而在契诃夫的《樱桃园》中,我们却找不到一个是以新生活主人的身份登场的正面人物。^{〔6〕}剧中有对即将来临的新生活的希冀,却没有鼓舞人们起来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号召。不了解新生活的实质,不认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战士,不清楚通向新生活的道路,契诃夫即便是喊出了“新生活万岁!”的口号,也一定是软弱无力的。沃罗夫斯基在《安·巴·契诃夫》一文中指出:“既然否定当代的现实,契诃夫就必然要寄希望于某种较好的生活,相

从一句误译的台词谈起

信某种未来的东西。可是,是否就因为他从来不考虑发展的路线,不能理解这些路线,所以他才不能对这种美好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得出一个明晰的概念呢?契诃夫的思想总是像松鼠蹬轮子似地在这样一个含混的公式中打转:‘二三百年之后,世上的生活就会很美好了。’”(7) 沃罗夫斯基对契诃夫创作的评价是不足的,但在这一点上,他倒是一针见血的。

最后,在结束这篇短文时,笔者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本文的意图绝不在于苛求或贬低契诃夫,它仅旨在证明:热情“欢迎新生活”的契诃夫,没有、也不可能喊出“新生活万岁!”这一“时代的最强音”;用“新生活万岁!”这句误译的台词去拔高契诃夫的思想和创作,是不恰当的。笔者以为,这个证明丝毫无损于契诃夫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伟岸形象。

注 释

- [1]《契诃夫全集》(30卷本),俄文版,第12卷,莫斯科,1978,第253页。
- [2]《契诃夫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503页。其中的《樱桃园》一剧为满涛所译。
- [3]《契诃夫戏剧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415页,焦菊隐译。
- [4]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46页。
- [5]契诃夫手记,贾植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106页。

- [6] 耶里扎娃在《契诃夫的创作与 19 世纪末期现实主义问题》(中译本为杜殿坤所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一书中认为契诃夫在晚年的创作中已经解决了塑造正面人物的问题,似乎有些勉强。
- [7] 沃罗夫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 265 页。

谢苗诺夫短篇小说的风格管窥

没有广泛地阅读谢苗诺夫的作品,没有深入地研究谢苗诺夫的创作,这里,我只能通过对《英语学校的高材生》、《想象的游戏》和《收藏品》这三篇小说的分析来管窥一下谢苗诺夫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谢苗诺夫这三个短篇的叙述风格,那就是:静;如果要用一个形象来比喻这几篇小说,那就是:一条静静的河。

静,首先体现在情节的“淡化”上。三篇小说,都无跌宕的情节线索。除《英语学校的高材生》尚可以当作一个故事来转述外,另外两篇都无贯穿的事件。《想象的游戏》通篇由两个第一人称(作者的“我”和玛丽娅的“我”)的叙述语言构成,不过是一个温顺的妻子关于自己丈夫的谈话。《收藏品》一篇,换一个作家来写,也许要谈西尼亚科夫如何猎获各种各样的鸟,如何将它们制成标本,又如何龟缩在标本的死亡王国里等等,但谢苗诺夫却舍弃了这一切,只写了似乎

与“收藏品”无关的主人公的身世、他与吉霍米罗夫的交往等。谢苗诺夫仿佛在有意地回避过于吸引人的情节，有意地让自己的故事不起波澜。

静，还表现为节奏的舒缓。三篇小说所采用的是一种平稳的叙述语调，作者似一个自信的故事老手，以平淡的语言娓娓叙来，不急不促。许多静态画面的嵌入，也起到了控制节奏的作用。《英语学校的高材生》的开头处关于鸥鸟的大段叙述，《想象的游戏》中对俩人谈话地点的深夜花园里一片死寂的渲染，《收藏品》中西尼亚科夫和吉霍米罗夫遛狗时的街景描写，都像小说总旋律中的一个个休止符，抑顿了小说的情节速度。同时，这些带有神秘意味的场景本身，也在小说中制造了一个安寂、莫测的氛围。

谢苗诺夫的这三篇小说是静谧的，惟恐人物对话的噪音打破了作品的宁静，作者就经常让人物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难鸣的孤掌；惟恐过多的人物会凑出热闹，作者就尽量少安排他们出场，三篇小说中的人物，加起来才不过十来个，《想象的游戏》和《收藏品》中都只有两个人物露面。

写静，原是空间艺术（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特长，但谢苗诺夫却用小说这一以叙事为主的时间艺术来追求静的意境。这也决定了他小说中的静必然是动中的静。一条静静的河，但这条河是流动着的。这三篇小说中都有湍急的潜流：姜姆林的死、卡嘉的入精神病院、西尼亚科夫“死亡王国”的突然展示、斯拉维克两幅画的神秘介绍，都具有显明的戏剧性。这静掩盖下的动，这读者始料不及的情节突转，具有更为强烈的效果。

写静，是与谢苗诺夫的小说“关注人的心灵”的宗旨相

谢苗诺夫短篇小说的风格管窥

呼应的。谢苗诺夫认为：“短篇小说需要……对心灵透彻的关注。”^{〔1〕}这三篇小说，都可以称之为心理小说。较之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谢苗诺夫更注重于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内涵。为了不让读者被主人公的外在行为弄花了眼，而让他们集中注意力于人物的内心，作者就将自己的小说写得水波不兴。谢苗诺夫的小说，需要慢慢地阅读，细细地体味，没有耐心的读者，在谢苗诺夫那儿也许不会有太多的收获。

这三篇小说，还使我们注意到了作家写作态度的冷静。读着谢苗诺夫的小说，我们感觉，作家本人似乎是站在一边，冷眼地观察着生活，不动声色地写着人物。他的冷静，近乎冷峻、甚至冷酷！这，缘起于他的文学观。

“文学是关于人的错误的理论”，这是谢苗诺夫提出的定义文学的命题。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谢苗诺夫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解释道：生活的真理并不全表现为幸福，它更多地表现为“失败、失误和错误”；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软弱。^{〔2〕}这一观点，不算是谢苗诺夫的专利，早有无数的文学家指出过文学的批判作用。但在这里，谢苗诺夫强调的不是文学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而是它对人性弱点的针砭。他本人在这一点上旗帜鲜明，从这里的三个短篇中，不难看出他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奉行。

就主题而言，这三篇小说均旨在揭露人身上形形色色的“错误”（人性格上的某些弱点），如感情麻木造成的懒惰和冷漠，心地狭窄带来的自私与贪婪，精神生活的匮乏，逃避生活的企图，等等。“英语学校高材生”的父亲姜姆林，整天一副疲倦的样子，毫无生气，他领导的研究所年年完不成

任务；他从不看书写字，祖传的装满图书的书房成了“爷爷的纪念室”；他一副美男子的样子，谈吐却极庸俗，只能和未来的女婿谈论“胡子”和“丹麦王药水”。这篇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姜姆林、司机、谢廖沙），一样地怠倦，一样地冷漠，对他人，对生活都无一丝热情，司机厌恶自己的工作，谢廖沙将爱情视同儿戏。阿拉（《英语学校的高材生》）、斯拉维克（《想象的游戏》）和西尼亚科夫（《收藏品》），都生活在欺骗之中，他们或用欺骗营造起生活的小巢，或因欺骗而蒙受命运的灾难。通过这几篇小说可以发现，谢苗诺夫似乎和自己的一个主人公西尼亚科夫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忙着采集“标本”，并在他的小说中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收藏品”。当然，谢苗诺夫收集的不是鸟类的、而是“人的错误”的“标本”。

不是通过正面的歌颂来肯定生活中好的东西，而是借助批判来否定生活中不好的东西，这就使得这几篇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正面形象，而是带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人。他们的性格多具有某些典型特征，这些特征使他们与其文学中的前辈接近了起来。姜姆林是当代生活中的奥勃洛莫夫，西尼亚科夫对生活、对人的恐惧近似“套中人”别里柯夫，而斯拉维克，与夸夸其谈的罗亭多少有些相像。这说明，人身上的那些劣根性在如何长久地腐蚀着人的灵魂！这些典型特征，加强了作品对读者的震撼力量：你难道没有察觉，小说中那些人物的“错误”也同样残存在你我的身上？！

写“人的错误”的主张，影响到了这三篇小说的气氛，使得它们色彩暗淡，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这其中，又以《英